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五十八 五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五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八

古賦 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 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兹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因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

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説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説勝其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兹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説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

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産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緑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嗇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

可異而珍甚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實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鍾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禀何縶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夭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予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泄和漓淳雜僞衣蒸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

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盬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羡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其他憤

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疑是遇字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為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怳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

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一作可）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顧日之疾兮顧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寒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淥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淪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而）託

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晥蘭京夢池草容慘羣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而）逈出可以嗅清香以析酲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泳萍莖而波溢蘇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葩以歆煙飲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北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

即廣陵之清一作青骨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杳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檝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閒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

笑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
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蠕賦并序

詩曰螟蠕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
稱焉嗟夫螟蠕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
之為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為人父母生之養育
劬勞非為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儒家之子
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皁隸嗚呼所謂螟蠕之不若也

作螟蛉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没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句兮甲者斯萌物賴皇

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穴皇木兮羣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寖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蝎彼鴷鳥兮善啄吾利汝喙兮饑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瘿兮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饑渴蠧日滋兮鴷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訖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恵憐民爱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楝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

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鞴治兮器不刃鋩木至老朽兮不見萌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修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為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爾與倕丹騄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闘兮華照欄梯高構嶮兮目精眩地禿而赭兮山襟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閣陰屋皇民暴嗇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為是既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

小縱大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怳疑在兮杳難追髧兩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

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修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於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於千萬世甚盛德也修永惟古先王者將

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兹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賔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

發名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䝨玉旅於闕庭納於廡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内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於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嵗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

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詩之詠流於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謦欬思親之義思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

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詒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疑耶特疑以𥳑𥫗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宫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髙年亦堯舜之事也古

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濝淪道源滙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髙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懐穹旻受命我宋造初於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

豐㢠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宫弗室神何以隮廼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廼以荆灼廼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㢠職我事㢠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㢢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宫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

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正位於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於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魏國韓公 國華 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於中必見於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 并序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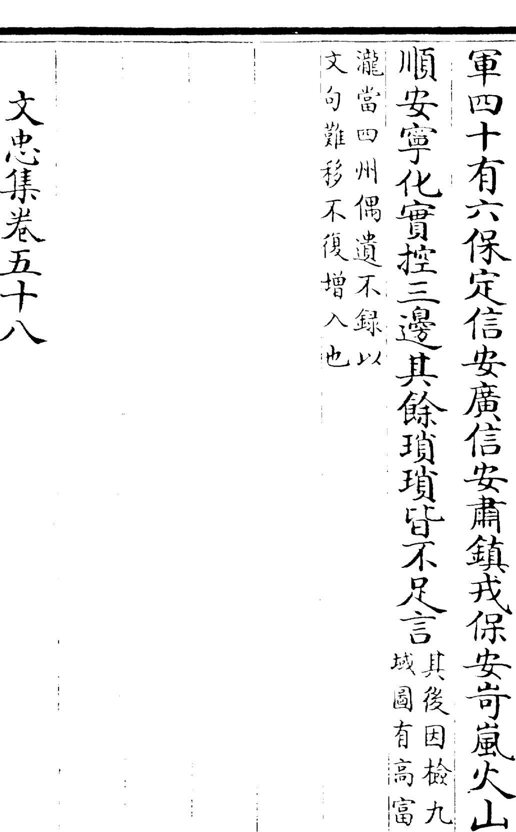
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為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别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劔陝涪幽駢聲相

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
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
資思師化雅華夏蜜吉蔚悉永郢鼎藾不宜吃訥又如
保邠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賓宥
湊憲究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
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
八音相望廣象相閬句絳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
雷梅句澧闕冀利句濟蔚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

勝句康潭儋南句嵐鹽甘嵓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
潞敘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嶲會句言過乎九難宣
於口於是有岳鄂亳溥洛句莫涿朔鄜拓句眉黎齊池
蘄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右皆十
邛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上二連綿澶安延丹
端句宣檀雝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
鄜扶儒禺句右皆十四秦邠麟汾句均陳溫春句筠辰文循
句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黄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

詳昌瀼長句右皆十六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洺句涇寧昇榮横滕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濵賔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嬀龔恭汴辨涼梁祁岐鄗單宿肅磁慈濰維峯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劒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欝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



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文忠集卷五十八

文忠集卷五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九

論

時論三首附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删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甞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

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
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
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
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
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
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
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禄禁暴必以兵
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

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

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用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

土地之産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権易商利之臣可謂纎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絶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

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日月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嫗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

無人也彼或挾材藴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

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

枝撑扶持茍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為制度

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茍且而已今

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

無强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内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

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

易也方今乘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

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内輸惟上之所取不

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

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
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
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
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
狄内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
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
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
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

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

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

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葢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三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説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

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甞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説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説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吴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

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别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

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説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説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説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蚰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

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

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絶宋於元嶶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絶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

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

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一作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説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

統有時而絶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絶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甞絶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邵之

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絶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絶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

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絶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
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絶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
太建之元年止陳禎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
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茍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
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
久而稍稍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
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
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

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

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

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闗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有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

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為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

者以謂與㚆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强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

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

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内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一作乎周之為周也異

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恵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懐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

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

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强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

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强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為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强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

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强其最强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又一作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為僞者其説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為漢梁葢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絶是梁於唐未能絶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縁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懐四夷而縻之忠臣茂貞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

之慚一作服梁以强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與昪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絶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

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况於唐亡託虚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貞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虚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

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

曰甚哉吾子之説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猶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茍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大公之實茍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茍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撑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簒弑之臣得以

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其任賢得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茲非誤歟（魏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為正統僉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僞

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戎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財一作用之為急

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末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

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麧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禄廪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

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一作巳）又直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

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

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

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

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一作責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一無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

自如之一作也故曰有無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

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與貴者化麤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為計其餽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

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

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

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 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獯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偫罔遵古憲俾仰

給他州饋餉一作餫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廪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效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陜西戍兵之地各時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無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令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歴朝而下

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闕疑畎水衝民田秖百户妨閡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兹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

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倣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専董其役西北二邊不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内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

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葢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异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雁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嵗匈奴髙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冦近世晉髙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巳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為耶律之壽故今劃塞

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絶古北之隘一作虎往來全師入冦徑度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一作索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因其復水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鋭兵茲亦議塞垣之一䇿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

泒于唐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横絶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馬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

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兵伺吾人之顦顇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埸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 續添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

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
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
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纉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
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纉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
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
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
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斁垂之百王而不變
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

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歳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茍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

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

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大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邪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茍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

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茍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鳯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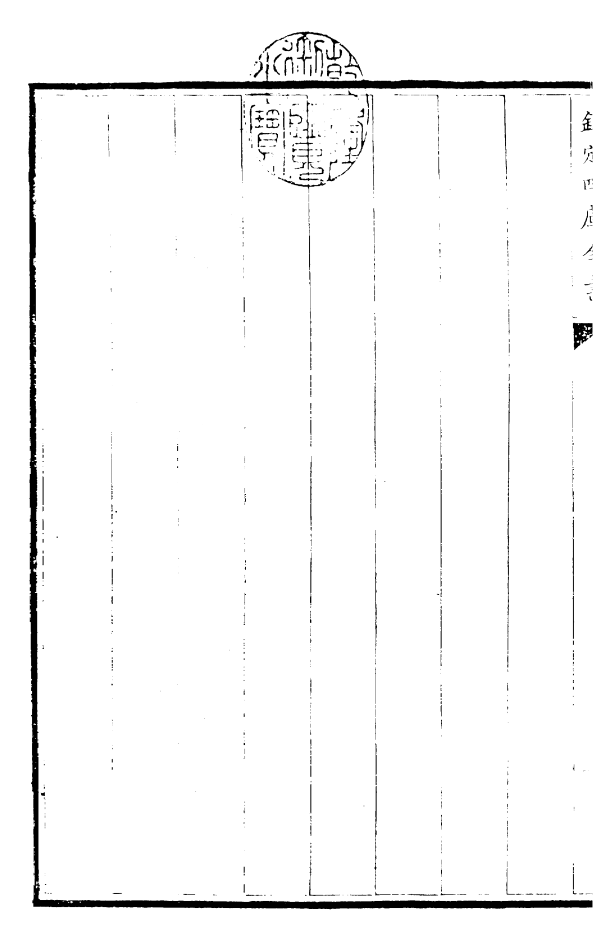
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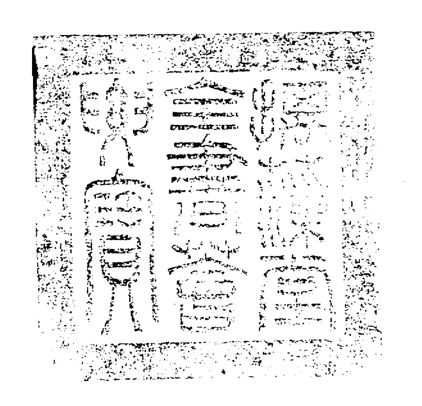
江釽文海多以它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綿本亦誤收　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曁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删去惟京本英辭類稾似少偽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

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説

文忠集卷五十九

謹案卷五十八第二頁後四行生以才夭按唐宋
文醇夭作戾
卷五十九第十八頁前八行弋仲以羌刋本弋訛
戍據晉書載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何瑞

謄錄監生臣朱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至六十二



詳校官臣王杰詳校

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六十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

經旨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

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刋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

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

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記災異著勸

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内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

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為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

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為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為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

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絶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顔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内

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

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纘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

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代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曾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弒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易或問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彖

象統言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順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無以(疑)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辭大義也大義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

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豶腓鼠豕皆不遺其及于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為之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為説一本於天乎其無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

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

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
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
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
人之於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
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
其虧益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
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
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

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據其迹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

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

感此者也知此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淺深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者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

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無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

詳由是難易之説興焉毛鄭二學其説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葢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土俗善惡之事濶廣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

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

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一有而字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葢上下

不得無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一作始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

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

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録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絶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

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絶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絶其

王苟絶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絶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

者多泥於疏説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鄶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

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以下皆平王東

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

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性情性情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

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强也頌

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强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强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

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强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無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録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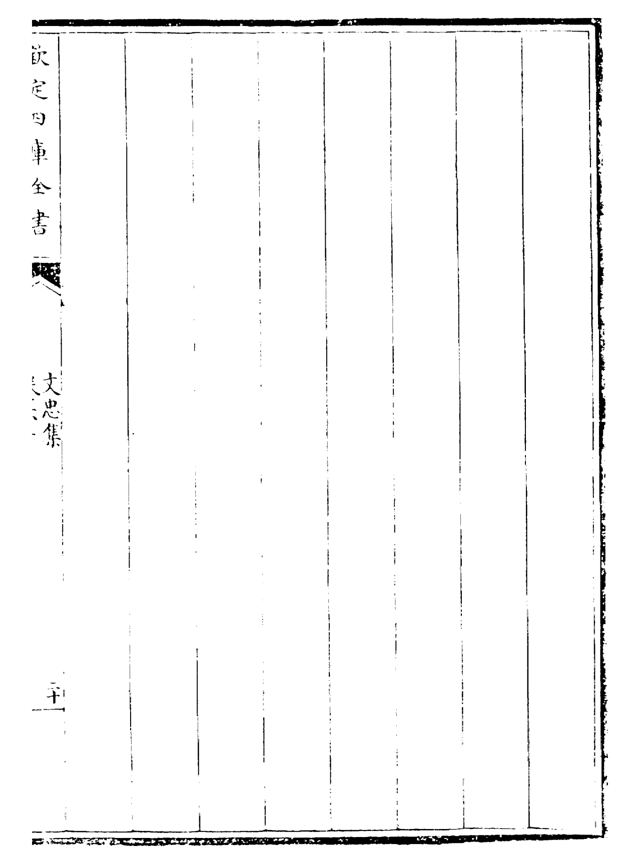
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徳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代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悪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徳故始終不絶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畀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徳微毒紂之悪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

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安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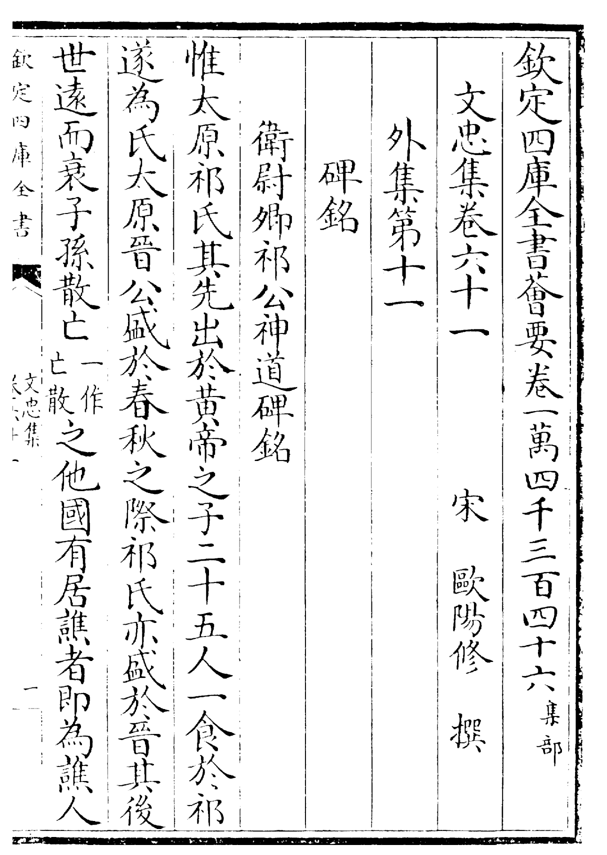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豔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

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為鄭氏者獨（一作又）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文忠集卷六十



文忠集卷六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一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黄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為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為譙人

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禄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為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

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羣書日釀酒為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即隨酒具

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敢字顧資産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殁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于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厲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殁身殁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為善之效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為賢也噫今有人

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躓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為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蓄德所享固不同邪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為之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衣

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録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貟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吴越册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

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鄴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蟾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兄毋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甞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

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
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
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
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
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
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
為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

為宰相王文穆公不恱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戸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為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為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

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於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糺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婾窳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

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
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虢畧縣男食
邑三百戸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
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𦊰集
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
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贈其皇考
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

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曰泳漸沆溷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斲）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曾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

更五姓天下瓦裂焚蕩剪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甞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葢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

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於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

歳峽路轉運使薛領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髪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簀恬如也盜有殺

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一作歎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内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

郎為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負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荊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

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生平强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疆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

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和和生雅雅生高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儆皆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

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禄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兎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

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奬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歴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

年七十有八公生明察凡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
質其罪有寃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
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
好接士類不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
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邱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
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説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
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水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
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禄寺

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温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饗用兹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氏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畧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

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偽唐袁州宜
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從家
合肥及吾先君始禄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令其葬敢再
拜以請予為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為文辭端拱咸
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
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
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
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

為屏左右聽其說瞿然而悟將拜其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悦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為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禄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為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録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

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無護

之君疏河為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

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臨最護河之功

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

以監黄州商稅餘年課為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

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

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

給事中樂黄目舉君材任閤門祗候有司限例不行得

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閭黄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亭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歷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

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葢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玆阡

内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内仁其家其爵

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一作于
太保諱景之廟為曽孫太傅諱温瑜之廟為孫太師諱
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䕃補三班借職九遷内
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
自髙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
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
至今頼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
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

搖喜倡事以相驚譁遂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陜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

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

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歷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陜西轉運使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

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

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粤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文忠集卷六十一